

魔窟

——日本细菌部队的可怕真相

①

森村诚一 著 郑民钦 译



魔鬼窟

日本细菌部队的可怕真相

①

森村誠一 著 郑民钦 译

群众出版社

惡魔の飽食——日本細菌戰部隊の恐怖の実像!

Copyright ©森村誠一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Harumi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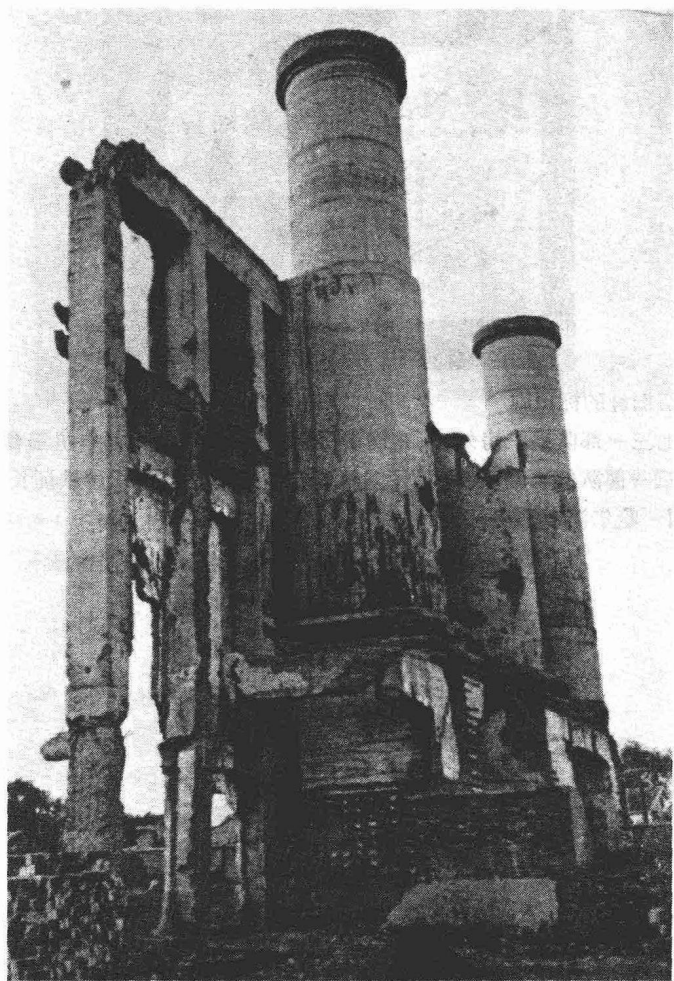
本书译自角川书店 2001 年 第 34 版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3—2846

本书未取得电子版授权,严禁网站转载!

简介

日本七三一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魔窟》真实地再现了侵华战争期间七三一部队在我国东北地区用中国人活体进行细菌实验、毒气实验、冻伤实验的血腥罪行。《魔窟》为纪实作品，总计三部。前两部由森村诚一先生在日本采访七三一部队相关人士创作完成。图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右翼人士的攻击，两部书曾一度被禁。但森村诚一先生是一位果敢正义有良知的作家，他来到中国，在东北地区采访了知情者、受害者和历史工作者，创作出版了第三部作品，并对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进行了修改。森村诚一先生说：“本书的纪实目的并非追究个人责任，但这并不妨碍对错误的反思，我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露并非局限于日本军队中的某支部队，而是把该部队的罪行作为一个象征，力图通过这个象征解剖战争和军国主义的魔鬼体制。”



七三一部队锅炉房旧址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残骸是七三一部队的锅炉房。三根巨大的“生化烟筒”中间的一根，上半部分已经化为乌有，似乎叙说着部队撤退时破坏作业的混乱。这一遗址再现了当时七三一部队的状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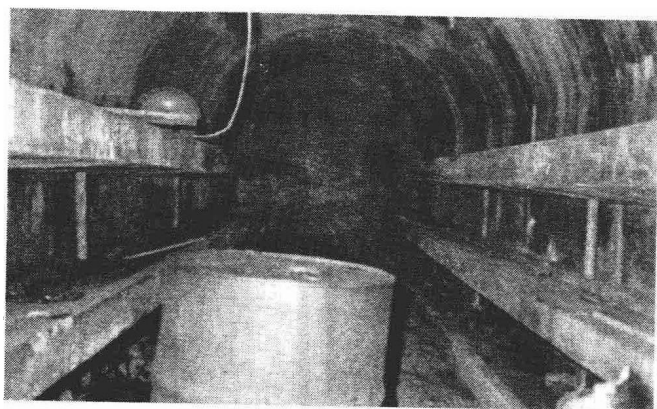
锅炉房旧址的标识牌

七三一部队锅炉房外墙、在锅炉房配置锅炉十三台,发电机三台。供给七三一部队的水暖系统。昭示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标识牌铁证长留。
(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



当年的七三一部队队长室

石井四郎中将军医曾经使用的七三一部队队长室。战后,虽然床板和天花板都重新油漆,可是依然大致保存了当时的风貌。



遗留至今的地下动物饲养室

在卷首“要图”上的吉村班建筑物附近发现的地下室。两室平行的地下室配置上下两层的混凝土制饲养槽，依据地下通道被连结成“匚”字型。是作为小动物饲养室特意设计的(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

防止记忆的风化

郑民钦

日本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东邻，人们往往用“一衣带水”形容这种邻近的地缘关系。从历史上说，由于日本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环境，不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局面，因此从我国的隋朝开始，日本就派出大批留学僧、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吸取先进文化，以建构本国的政经制度，完善民族文化，这在唐朝时代表现得尤为充分。那个时期，日本人以中国人为师，对繁荣昌盛的泱泱大国崇尚有加，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总体上说，两国关系倒是一段比较修好的时期。

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并非全盘照搬或单纯模仿，而是采取选择吸收、为我所用、改革创新的态度，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底蕴。后来，日本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而我国则随着封建制度趋向没落，国力也日益衰弱。于是，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开始欺负老师，依靠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财富，屠杀我国人民，摧残我国文化。明治维新的结果，日本结束了封建制度，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改革，同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天皇专制主义的政权

结构与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勾结，最终导致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军事封建帝国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中国、朝鲜是日本的近邻，因此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最为惨重。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不仅吞并朝鲜，占领我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还获得一大笔赔款。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并无绝对的胜算，然而双方经过较量，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给日本人一个极大的刺激，一个蕞尔小国居然打败亚洲最强大的大清帝国，而且迫使对方割地赔款，这一剂精神吗啡促使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把魔爪进一步伸向我国其他地方。这一仗也使日本人头脑发昏，产生错觉，狂妄自大地以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原来先前的“老师”也不过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开始从骨子里蔑视中国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员，做起征服中国的美梦。

明治天皇的这个梦想直至昭和天皇才全面付诸实施，这就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虽然这场战争在1945年以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我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平顶山惨案、轰炸重庆、“慰安妇”……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战后，虽然远东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了审判惩罚，美国占领军也为实行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政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出于战后冷战格局的需要，并没有从政治体制上根除军国主义的势力，没有从经济上完全摧毁军国主义的基础，没有从思想上肃清军国主义的流毒。日本政府极力掩盖战争罪行，侵华战争的军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更是讳莫如深。随着时间的流

逝,记忆的淡薄,日本政府对过去的罪行不仅态度暧昧、含糊其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而且一部分代表政府立场的官僚、右翼团体大放厥词,矢口否认,勾销罪恶,还倒打一耙,诬蔑中国“虚构”、“捏造”,为侵略战争翻案大造舆论。因此,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的罪行成为批驳侵略战争翻案者的谰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阻止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是战争的加害国,由加害国的人民揭露本国侵略者的罪行具有与受害国人民进行控诉不同的特殊意义。从这个含义上说,森村诚一先生的《魔窟》(三部)是从加害国内部对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一把犀利武器。

我国读者对森村诚一的名字并不陌生,这大概由于他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缘故,然而《魔窟》不是推理小说,而是纪实作品,充分显示出他作为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正直感、道德感的作家的良知和勇敢。《魔窟》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的成分,因为它的严肃性让作家时时刻刻承受着心灵痛苦的折磨,无法以虚饰的要素玷污自己的感情。真实是纪实作品的生命,由于七三一部队在败退时销毁了绝大部分材料,加上绝大多数原队员至今的缄默不言,作者还不能完全把握原七三一部队的全貌,应该说所了解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所以我们阅读《魔窟》依然会有许多不解或感到缺憾之处,但可以说,作者的每句话都经过慎重推敲,在尚未确认的地方都不使用肯定的语态进行表述,所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实是《魔窟》的灵魂。

森村诚一在《赤旗报》的星期日版连载小说《死器》期间,接触到原日本陆军细菌战第七三一部队的不少成员,了解到该部队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一部分罪行,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决心把真相记录下来。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魔窟》的前两部,在《赤旗报》上连载。然而,由于作者受到一个日本人的欺

骗,在《魔窟》第二部刊载的35幅照片中有20幅与七三一部队无关,是“满洲日日新闻社”在明治四十五年出版的《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附录照片》中的照片。于是,右翼团体和一部分新闻媒体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作者大加攻讦,指责他“对日本的阴暗面夸大其词”,“篡改历史”。右翼团体还出动宣传车接连几天在他的工作地点周围用高音喇叭肆无忌惮地漫骂他是“叛徒”、“日奸”、“卖国贼”等。这就是所谓的“误用照片问题”。他们的矛头不只是针对作者一个人,其目的在于借机全盘否定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露,为其开脱罪责,推卸战争责任,并且以《魔窟》发表在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上为由,无中生有地诬陷该书的出版是“日共策划的政治阴谋”,企图挑起一场政治风波。“误用照片问题”的结果是不仅《魔窟》第二部,连第一部也被迫停止出版,而且已列入出版计划的讲演、论文集《魔窟不容再现!》也被无限期推迟。但是,作者并没有屈服,他根据1982年9月到中国采访旅行期间以及后来调查获得的新事实和新材料,对第一部、第二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彻底的取证,删去有争议的内容,经过进一步确认和充实,增加业已确定的新事实,出版新版《魔窟》。这件事从反面印证了该书的真实性,哪怕有一点点的失实之处,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揪住不放,大做文章,何况虚构。但是,我从被揭露出来的仅仅一部分事实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极其残忍的暴行,他们是一群从地狱放到人间的彻头彻尾的恶魔。七三一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1925年日本就加入《禁止化学生物武器日内瓦协议》,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

森村诚一写作《魔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书中多次明确指出:“本书纪实的目的并非追究个人责任。但这不妨碍对错误

的反省。我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露并非仅仅局限于日本军队中某一支部队的所作所为进行战术性的追究,而是把该部队的战争罪行作为一个象征,力图通过这个象征解剖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体制结构。”“《魔窟》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的狂热中犯下的错误,它的沉重必须由所有的日本人去承担,不要试图回避逃脱。只有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份痛苦,承负着日本人的孽债,才能真正反省自我。”“为了把真相告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使日本人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揭露日本民族所制造的深重黑暗,为维护民主主义的基石添砖加瓦。”

抗战胜利已近 60 年,中日恢复邦交已经 31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签订了 25 年,然而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依然没有结束,而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中日两国在政治上主要存在如何对待历史、台湾和钓鱼岛领土纠纷这三大问题。究其原因,完全是由于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缺乏认罪的诚意以及对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曾经达成的共识的背信弃义造成的。就前者而言,在这几十年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官僚歪曲历史的“失言”、慰安妇、劳工赔偿……都在继续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日本政府是否真心诚意地为过去的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成为检验中日政治关系能否真正信任的试金石。这是一个不容回避、无法绕开的原则问题,在思考中日关系的时候,谁也不要想超越这个历史。

的确,现在是 21 世纪,国际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各国人民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共同发展。我国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与所有的邻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这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意志的表现。但是,友好是建立在政治平等的原则基础上,日本对过去

的侵华战争虽然表示过轻描淡写的“道歉”和“反省”，却没有真诚的“谢罪”，这就在政治上欠了中国人民的债。更何况他们的一些政府官员、议员还不时发表为侵略翻案的言论，这怎么能让中国人相信他们的“道歉”不是嘴皮上的敷衍呢？其实，他们的所谓“失言”才是心里话的流露。

在今天这个新时代，把中日关系放在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中进行高层次、全方位、多视角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思考应该是理性的，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在对待中日关系上，现在有一股民族主义思潮（日本亦然），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为甚，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日本的，一概排斥反对，甚至破口大骂。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人一律痛骂为“汉奸”、“卖国贼”。我认为，这些情绪激昂的“爱国者”其实往往显示出他们人格的扭曲和价值观的失误，以过激的外在形式掩饰内心失态的躁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假“爱国”之名，往往是罪恶的避风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应该看到，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不是主流，主流是理智的冷静的思考。

然而，最近有人提出中国为了战略目标和强大国家的需要应该在中日关系中把历史问题搁置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新思维”，是一场“外交革命”。这个“新思维”就是承认日本政府目前对历史上侵华战争所作的反省表态，不再继续追究，以换取国家安全和日本更大的对华投资以及经济援助。

“新思维”迎合了日本的历史观、政治观，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日本的对华策略只提“未来志向”，不提“以史为鉴”。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就此过去了，两国一起在经济上合作发展。但是，我国的对日政策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对历史

的深刻反省是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

我认为,“新思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近视的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似乎还带着一些天真的成分。把历史问题搁置起来就能改善对日关系从而解决更加棘手复杂的对美关系、台湾问题吗?仅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关系的改善就必须要求我们付出政治原则退让的代价吗?即使如此,中日关系就能得到改善吗?中日关系就不再敌对了吗?这么说来,造成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倒是中国的不肯退让、缺少“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过于苛刻”的缘故,责任不在日本反而在中国了。“新思维”的出发点首先是对日本政府现在的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感到“大致满足”,认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日本表达了他们的“诚意”,因此才提出结束这个“历史宿怨”的论点,“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撤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日本政府现在的对历史问题上的态度缺乏诚意,紧紧在口头上表示“道歉”和“反省”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国政府就不会一次又一次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日本政府表现出真诚谢罪的态度,我国政府还会“揪住不放”吗?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了中国人,现在不仅不认罪,还无理取闹地要中国人拿出被害者数字的确凿“证据”,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依然如此无视中国人生命的尊严。不少日本人对中国不断提出日本进行谢罪的要求感到厌烦,甚至提出质疑“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中国满意”?“难道要日本子孙后代一直道歉下去吗”?我决不期待日本国家领导人会像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含着泪水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向一个几乎被纳粹德国灭绝的种族请罪那样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鞠躬谢罪,但至少他们应该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郑重谢罪,并且写进中日两国政府共同

发表的政治文件。可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中国谢罪过,就连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在1994年担任首相以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也是以口头方式,这怎么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呢?

的确,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可以日本人承认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认为是败于美国,而不是败于中国人,对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战败者的心态。看一看昭和裕仁天皇《终战诏书》中所说的吧:“敌新使用残酷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他们认为不会失败。而且,日本政府根本就不承认失败,他们一直使用“终战”这个词。什么叫“终战”?就是“战争终结”。战争的终结不等于战争的失败,它可以主动结束战争,想发动就发动,见势不妙就停止下来,何败之有?天皇诏书也只是间接地表示“接受其(波茨坦)联合公告”。至于发动战争,“曩昔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只提美、英,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只字不提。果真如“新思维”论者所言,中国没有表现出“战胜国的气度”吗?在14年的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然而,中国政府主动宣布放弃战争赔款。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实事求是地主张发动侵略战争的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而广大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中国政府不念旧恶,改造日本战犯,使他们重新做人,释放回国。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表现中国人民的深明大义和博大胸怀吗?至于要求日本

政府认真谢罪,怎么反而成了缺乏“战胜国的气度”呢?难道强盗侵入我们的家园杀人抢劫放火,我们既不要强盗赔偿,又不要强盗真诚谢罪,这才是大国“气度”吗?

“新思维”论者还提出以后把中日历史争端“相应地撤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就是说,中国的新闻媒体以后不要再报道过去日本的侵华战争了,从而试图从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抹去所有战争的记忆。这么害怕刺激日本人,那么,“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八·一五抗战胜利”这些纪念日是否还要纪念呢?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是否要关闭呢?这种“搁置”,其本质是抹杀。反过来说,日本人忘记历史了吗?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所以每年照样去参拜靖国神社,每年的“八·一五”都要举行纪念仪式追悼为本国利益死去的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各种活动、言论、出版物依然十分猖獗。记得前些年,日本自民党曾经提出“实现首相和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大选的竞选口号,并有一个动议:把靖国神社定为国家纪念物,让访问日本的各国元首去献花参拜。日本的做法是不许你谈历史,我自己不但要谈,还要继续篡改歪曲,如果你谈历史,你就是打“历史牌”,就是破坏两国的友好、毒化和平气氛。可以说,每一次中日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战都是日本挑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健忘的,倒是日本人“提醒”我们不要忘却历史。列宁的那句名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依然为后人警钟长鸣。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决不会遗忘“国耻日”,以无数受难者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和觉醒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期间,在明仁天皇的欢迎宴上强调指出:“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对外侵略的扩张的歧途,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一惨痛的历

史教训,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要建立中日两国的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讲历史,就失去了建立这种关系的政治根基。中国希望历史问题早点解决,不要带进 21 世纪,但是日本依然原地踏步,没有表现出相应积极的态度,可见他们不想把握这个关键。

但是,“新思维”论者也不是不宣传日本,而是要宣传日本的对华援助成果,“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甚至提出“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泾渭分明。中国人不仅不能提过去的事,还要“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对日本的“援助”感恩戴德。这使我想起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外相川口顺子抱怨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不知道感恩的言论。不错,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提供无偿援助资金达到 1000 多亿日元,并且通过 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形式资助建设了一批项目,其数额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一半以上,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另外,不少日本企业在我国投资,日本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国。然而,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是一个整体结构,不能割裂地孤立地看其中的某个部分,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首先着眼于本国的稳定和繁荣,要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最大的邻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任何经济活动都要谋求利益,日本也以此获得相应的利益,有助于长达 10 年不景气的日本经济的松缓。日本的 ODA 不是无偿援助,而是贷款,虽然低息,还款期长,贷款是要还的。表面上看是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实质上是日本的对外长期贷款,对华援助项目也促使大批日本企业在中国寻找出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日本的 ODA 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